

如果这是宋史

野马图书历史馆

南宋卷



官宦王朝

历时五年，口碑最好，解开宋史三百年沧桑与疑问。

高天流云◎著

大结局 ③



NLIC297092718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如果这是宋史

官宦王朝 3

南宋卷
大结局

高天流云◎著



NLIC2970927184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宦王朝：南宋卷.3，大结局 / 高天流云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7
(如果这是宋史)
ISBN 978-7-5502-1616-7

I. ①官… II. ①高… III. ①中国历史—南宋—通俗
读物 IV. ①K24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2066号

官宦王朝：南宋卷.3，大结局

作 者：高天流云
责任编辑：喻 静
封面设计：小徐书装
版式设计：王 晓 园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17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0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502-1616-7

定价：32.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000

目 录

第一章 梦魔江南 / 001

第二章 两朝内禅 / 019

第三章 韩国戚与赵皇亲 / 030

第四章 宰相飞头去和戎 / 054

第五章 蒙古史诗 / 082

第六章 西北落日 / 097

第七章 一战江山野狐岭 / 107

第八章 天亡此仇 / 121

第九章 西域传说 / 133

第十章 最愚蠢权臣 / 159

第十一章 最成功权臣 / 169

第十二章 李全之殇 / 175

第十三章 亡西夏 / 184

第十四章 百年最强了无痕 / 194

第十五章 端平入洛 / 221

第十六章 南方天空最后一抹晚霞 / 228

第十七章 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 241

第十八章 云南桃源 / 245

第十九章 上帝折鞭处 / 249

第二十章 暮色裹樊 / 255

第二十一章 伯颜下江南 / 273

第二十二章 一片降旗出临安 / 283

第二十三章 千古悲恸难言处 / 296

第二十四章 崖山之后看中华 / 311

后 记 / 313

第一章 梦魇江南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十二月十五日凌晨三时左右的祭天地大典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魔幻表演舞台，在极短的时间内祭台上经历了晴空万里、乌云、大风、火焰、大雨、冰雹、晴空万里的变化。云收雨住之后，台上一片寂静。

唯一的近距离观赏者宋光宗赵惇表情呆呆的。当时人们觉得他是被吓呆了，事后才发现他是被吓疯了。

关于被吓疯的原因，很多事后总结者都认为是他本身的心理承受力实在太弱。这是无解的、先天的，比如他的大哥原皇太子赵愬就是被一群不良重考生隔着轿子“吼”死的。

因此老天爷的近距离错乱型发作，他怎么能承受得住呢？

这一点相信赵惇本人也无话可说，只是会觉得委屈。难道他快五十岁的人是吓大的吗？人家也是正常长大的爷们儿，打雷下雨收衣服每年都见过。

只不过这一次他心里有鬼。

祭祀前一晚，他老婆——南宋皇后李凤娘派人来传话，他的贵妃——他最喜欢的女人黄氏突发暴症死了。对此他心知肚明，以他对李凤娘的了解，黄氏一定是她虐杀的。

之前他随口称赞了一个宫女的手好看，他老婆就能砍下那双手，放在食盒里送给他，让他近距离欣赏。这次趁他没法回宫，那死女人还不乘机除掉情敌？

天色突变，祭坛崩坏，这一定是获罪于天，上帝怪他娶了个恶女人，降下了灾祸！相信每一个生活在古代的人都会这么想，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赵惇被内侍们扶上车驾，赶回皇宫，直接陷入了重度昏迷。这时没有谁知道这次惊吓的后果是什么，以至于处理的办法只是找太医、找太上皇等传统套路。

太上皇赵睿、太皇太后谢氏立即赶了过来。到了之后，二位上火冒三丈怒不可遏。他们所看到的是：儿子赵惇脸色灰白，神色惊悸地躺在床上，满嘴胡话，陷入了深深的噩梦里不能自拔。

而床边，却没有皇后李凤娘的影子。

这女人哪儿去了，还有比照顾皇上更重要的事吗？！口口声声说她是皇上的结发妻子，却在丈夫重度昏迷的时候玩消失！

赵睿快气疯了，他实在是后悔，当初为什么会千挑万选，给儿子定了这么个老婆……不过这是他老爹赵构越层决定的，他也没法否决啊。

怒火中，李凤娘终于出现。她在一大群太监的簇拥下款款而来，面对太上皇的愤怒，这女人表现得非常镇定。

问病因。

答：皇帝很可能是饮酒过量了。这是全天下都知道的，赵惇酷爱杯中物，喝起来没日没夜，谁劝也不听，包括他父亲、他爷爷。

问为什么消失。

答：去找太医，核对病情，好仔细治疗……赵睿的怒火瞬间再高涨三尺，这混账女人，居然当面撒谎，有皇帝病在后宫，皇后去太医院了解病情的吗？！

这是皇帝生病还是农民工生病？

赵睿怒斥：“你不好好照顾皇帝，使他病到这等地步，完全不顾宗庙社稷之重。”说完这句，他觉得内容不确切。这女人会把宗庙社稷放在心上吗？

根本不屑一顾，要威胁就得抓到她的痛处。赵昀临走前扔下了一句狠话：“万一不愈，诛灭你李家！”

赵昀走了，他怒气冲冲地赶回重华宫，想法子治儿子。在他身后，李凤娘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她当然不是去什么太医院，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善后。

虐杀黄贵妃满宫皆知，她得压下去，至少不能在这时被太上皇知道。不然老头儿真的怒到暴跳，而她丈夫还在昏迷中，没人挡箭，她就真的危险了。

这时混过去，大事自然化小。

李凤娘是个悍妇、泼妇、没见识的妇、总能把事情搞到最糟糕的地步的妇，可她处理问题时还真是不含糊，第一胆子大，第二看得准，几乎生来就是虐待宋朝官方的料子。

她胆子大，什么事都敢做。

她看得准，知道只要熬过一时，最重视礼仪的宋朝绝不会公开处理她。理由无他，好面子尔，尤其是老公公赵昀，说啥都不会搞出家庭丑闻的。

她安静地坐在皇宫深处，让身边的阉货们全体出动，全力打探这几天宋廷上下内外的动静。处处都得留神，太上皇自然是重中之重，而臣子们也不可小觑。

宋朝的臣子一旦知道了她的所作所为，铁了心犯倔，一定要联名弹劾她，即使不成功，也会搞得她灰头土脸。

阉货们工作认真，很快就有了消息。朝廷上下还是安静的，因为什么内幕都没泄露出去。嗯，看来保密工作还是很到位的。

重华宫方面，太上皇的怒火已经四面八方地暴射，受创最重的是宰相留正。留正，生于公元1129年，现年六十二岁，履历我们不必去关注，正常科考，一步步熬，年过花甲升到宰执。要不怎么说政治家的工作有时就像艺术家一样——一定要长寿才成。

留正的寿命远远没有到头，六十二岁之后还有大把的岁月等着他。这时他站在重华宫里面面对太上皇的怒火，表现得非常战栗。

直到他保证以后一定不惜一切地向皇帝苦谏、强谏，才被放回家。之后赵昀展开了救儿子的行动，思来想去，也就只有两个办法。

他在重华宫焚香祝天给儿子祈福消灾；再遍求江南名医，给儿子确诊治病。除这两点之外，他实在是想不出还能干什么了。

李凤娘的心情变得安稳，她知道这一关算是基本上通过了。通过了……她的邪恶本性再次浮现，太上皇那死老头儿吼她、骂她、威胁她，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

聪明的女人都知道，想修理自己的老公公，还不承担任何后果，办法只有一个——通过她丈夫。那些只知道大喊大叫的女人，只会在老公公轰然倒地的同时，她自己也是一身腥膻，形象尽毁。

李凤娘之前用的招数就很有这个趋势，所以她的声名逐渐狼藉，所要办的事一件不成。比如她亲生的儿子仍然不是皇太子。

此时她却难得聪明了起来。这女人思前想后，太上皇不是最疼子孙后代吗，那就从这里下手。赵惇醒过来之后，她一边向天发誓黄贵妃不是她害的，一边哭成了个泪人，向丈夫倾诉：“我劝官家少饮酒，你就是不听。现在你病了，寿皇要诛灭我李家，我李家何处不是，招此罪过？”

赵惇无动于衷。

李凤娘继续：“宰相留正得了圣语，如再过重华宫，必留住官家，不让还宫。”

赵惇神色剧变，这让他瞬间想起了最害怕的事。他的皇位是不稳的，他儿子的皇位是没指望的，如果到了重华宫，站在太上皇面前，他会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这时，还没有人能确定赵惇得了什么病，病到了什么程度。无论谁，都认为他只是惊吓过度，导致神情恍惚，只需要静静地休养一段时间，就会正常过来。

李凤娘如是想，太上皇赵昀也一样，所以都把他当正常人对待，而整个帝国更是不敢去怀疑皇帝陛下的神经是不是出了问题。

赵惇的行为却与此相反，深深地感动了整个帝国臣民，让每一个人都为之钦佩。那是在祭典魔幻夜之后的半个月左右，赵惇终于断药了，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连每年只有三次的大朝会都没法升殿主持。

每年三次大朝会，分别是元日、五月初一、冬至日。这是国家重典大礼之日，一般来说，皇帝只要有口气，就得出面。

可赵惇病骨支离，连迈步登楼都做不到，哪能全副皇帝装地出席主持大典？没办法，只好取消。

但是在几天之后，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一月二十五日，法定的每月四次觐见太上皇的日子到了，赵惇却顽强地站了起来，抱病前往重华宫。

那一天，临安城里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赵惇的车驾在大雪中艰难前行，从大内向重华宫进发。这让全临安的百姓都看到了，他们震惊于皇帝的孝道，集体认为这一届皇帝的孝顺前所未有的。

太上皇赵昀既心疼又感动，本想多留儿子住几天，不要在风雪严寒中当天返回大内，以免病情反复。赵惇却表示得回去，他会每隔七天就来一次，与父亲相见之日很多。

赵昀无奈，只好叮嘱病好以前，不必再依例过宫问安了。

谁都知道，这是人之常情，父亲心疼儿子的一句随口话。会当真吗？会，至少在儿子病好之前。不会吗？这怎么也不能成为父子长年不见的凭据吧！

事情偏偏直转而下，从这次感动天地感动人民的风雪探爹行之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赵昀在重华宫里望眼欲穿，也没见到儿子一面。

其间包括了他的生日那天，他的孝顺儿子都没来向他祝寿。

这是自有宋以来从未有过的丑闻，让南宋国内的每一个人都不齿赵惇的忤逆。孝，乃汉民族的精神内核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无论谁与之相悖，都会被人所唾弃，哪怕他是皇帝。

皇帝呢，却振振有词。

这一年里每次应该过宫探望的日子到了，他都会抬出太上皇说的那句话，说：“我的病没好，不能，也不敢违背父命擅自探望……”这样的借口反复使用，在半年左右终于过期，臣民们都不信了，心里也从最初的感动变成了厌恶。

皇帝不在乎，他始终缩在皇宫的深处不露面，面对质疑和鄙视，他的应

对之道是把理由升级。那句话有效期既然过了，就扔掉好了。下半年他每次应去而不去时，都对外宣称是得到了重华宫的命令，是太上皇命令他不必过宫问安。

这是即时性命令，是每次他都准备好了之后，才由重华宫临时传出的。所以，不是他不孝顺，不看望老爹，而是老爹没兴致，不想见儿子。

看似拙劣的谎言，偏偏无数次之后也没被拆穿。理由无他，仍然还是那个无解的症结——面子。赵昀太好面子了，他怎么能主动站出去向全世界拆穿自己儿子不孝的真实面目呢？

那样，不仅是他儿子的耻辱，更是他的失败。

养不教，父之过。他这样一个一生追求高大全伟大形象的人，怎么会教养出这样一个混账忤逆不知所谓的儿子？

那会让金国的女真人都笑话的！

于是太上皇赵昀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默默地接受了这种始料不及更无法理解的现实，用无声来替儿子圆谎，把这事遮住了。

可是外界仍然渐渐地传开了，他的儿子、南宋帝国的第三任皇帝——赵惇的精神出了问题，似乎是成了精神病啦。

这只能怪赵惇的精神病症状比较另类，属于外露型的。如果他像北宋真宗末年、仁宗某一阶段那样，尽管有各种反常，但深藏不露彻底沉默不语，外人还是很难下定论的。可他总是在各个方面勇于表现自己是多么反常。

小的事无数，首先成年累月医生围在左右随时待命，时刻拿出救命的架势，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皇帝常年垂危。

相比医生，侍卫们更悲催。按说都常年垂危了，就安静地躺着算了，侍卫们也可以轻松些，不必每天早早起床，到宫门外列队等他。但赵惇偏不，他不请假，也就是说整个皇宫系统因为他的不请假而必须每天照常运行。

于是乎，每天黎明前侍卫们盛装列队全副銮驾等待侍候皇帝上班，而日上三竿皇帝还不见影儿。他们继续等，皇宫里终于传出命令。

陛下今天不爽，不上朝了……不必长此以往，只需要连续六七次以上，谁都会脱口而出“有病”吧。这类事口口相传，在临安、江南大地上肆

意传播，皇帝的病态逐渐成了臣民们公开的笑谈。

对此，太上皇赵昀痛心且无奈；李凤娘却无动于衷，她觉得这样非常好。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了。

赵宋帝国已经不能再阻止她了！

自赵惇祭坛发病以后，南宋“政事多决于后”。只是李凤娘的执政水平实在拙劣，几件事之后搞得她自己都兴趣索然。心烦之后，她重新调整了工作方向。

李凤娘开始全心全意地为娘家捞好处。

宋制遵循西汉初年刘邦所定的“非刘氏不封王”之制，严格控制外戚的势力。开国以来，不能说完全杜绝外戚封王，但人次极少，并且基本上是在某外戚年高且病将死未死时才封，属于提前追赠一类。李凤娘打破了这一切。

李氏“三代封王”，连她的侄子都官拜节度使。她归谒家庙时，推恩亲属二十六人，授使臣一百七十二人，门客都荫补进官。临走前她回头看了一眼，觉得家庙门前不那么恢宏，少了点什么呢？嗯，岗哨少了点。李凤娘下令增加防护侍卫。

人数比赵氏宗庙的还多！

回望皇帝本人，对这些却仿佛乐在其中、乐此不疲。他玩得很开心，主要体现在两件比较重要的事上。

第一件：宰相、皇帝两不相见多半年。

这事儿的起因是一个人的职务调动。这人叫姜特立，赵惇某天心血来潮，突然间宣布，他特别任命姜特立为浙东马步军副总管，并宣他入宫，赐钱两千贯当行装费。

这里面透出了浓厚的亲近味道。

这让宰执大臣们非常不安。

姜特立是赵惇太子府时的旧吏，陪着赵惇从少年、青年到中年一路走来，是他的贴心近人。大家都知道，精神病态里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安全感，赵惇就是这样。在他的内心世界里，父亲是随时要废掉他之人；妻子是暴戾强悍随时海扁他，动辄就搞出人命吓唬他之人；满朝大臣不是太上皇

的人就是他妻子的人，总之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姜特立这样的旧人是他所渴望的、急需的。

宰执大臣们明白这一点，更看出了这里的猫腻。上任前进宫赐行装钱，两人一见面肯定就分不开了，皇帝会借坡下驴，把姜特立留在身边任职。这等同于外戚、宗室干政，必须制止。

上面是公理，私下还有些恩怨。

姜特立本就是京官，仗着皇帝宠信公开收贿，是留正把他揭发并赶出去的。这时要回来，留正当然百倍警惕。

据史料记载，留正是第一个确信赵惇精神有问题的大臣，但他不说，并且在大臣们质问时义正词严地反驳，他恪守臣子之道，绝不会公开对外宣称皇帝有病，或者直接对皇帝本人说“陛下，您疯了”。

所以他很清楚，和皇帝讲道理是没用的，他直接威胁。

“陛下，四年前是我把姜特立贬出朝廷的，现在无故召他回京，是对我当年的否定。既然如此，我请求罢相。留我还是要他，您一言而决。”

赵惇沉默。

留正等了好几天，不得要领，觉得很可能是力度不够。于是他往前迈了一步，说：“某与姜特立，实难并立于朝，请早赐处分。”

这回威胁生效，赵惇有反应了：“成命已行，朕无反悔，卿宜自处。”

留正有些傻眼，皇帝的态度很强硬。事到如今，只有比皇帝更硬才行。他从即日起给自己放假，扔下首相位置和全国政务，回家躺着休息。

名曰“待罪”。

他等待了整整七天，帝国正常运转，皇宫平静如常。真应了那句老话儿，地球少了谁都转。留正抑郁，看来力度还是不够！

他搬家，从城里搬到了城外的六和塔，在那儿继续“待罪”。又等了三天，还是啥反应没有，他无可奈何地提笔写辞职信。

按宋朝惯例，到了这步，除非皇帝连续驳回请辞，不然留正罢相是肯定的了。可赵惇有新招，他既不批准，也不驳回，不管首相大人怎么折腾，就是啥反应也没有。

接连被忽视，留正终于无法忍受了。独角戏是吧，没观众是吧，那我就唱到底！他使出了最后一招，把入仕以来历次升迁所有的任命敕令都找了出来，打包送进皇宫里，以示与皇帝彻底决裂。

这一招无比刚烈，可以说再无丝毫转圜余地。相信全帝国的人都会喝声彩，首相大人有种。可惜的是，皇宫里仍然沉默……

这该死的沉默，直接把留正玩死了。他难道真的愿意为了一个政敌可能存在的升迁而辞职吗？一辈子熬到了花甲之年才爬上了帝国首相的宝座，这可不是说扔就能扔下的！

留正有苦说不出，为了实践诺言，还得从六和塔搬出来，住到更远些的范村僧舍里，做出时刻准备远行回乡的样子。

唉，把自己顶在南墙上的人啊，想下来都难。怎么办呢？时间给了留正机会。他在范村里住着，小桥流水人家，枯藤老树昏鸦，看似逍遥实则煎熬地度过了快三个月之后，机会终于来了。

九月四日是赵惇的生日，当时名叫“重明节”，按例百官要由首相带队集体拜寿。首相，由于皇宫深处一直沉默，留正仍然保有这一职位。那么他是去呢还是不去呢？

留正去了，他穿起了久违了一百多天的首相朝服，神态昂然地回到了议事大殿之前。迎接他的，不只是似笑非笑的百官，还有当头一棒。皇帝下令，这一次拜寿的首领不再是留正，而是时任右相，也就是副相的葛邲。

百官们的表情更加微妙了，首相大人何以自处，是不是应该拂袖而去，甚至自绝于宫门之前？

只见留正呆呆地站了很久，之后慢慢地移动脚步，他……走进了百官的队列里。没有自杀，没有离开，他沉稳地站着，非常平静。

好一会儿，有人才突然间明白过来。首相大人站的位置非常讲究，一点都没违反朝廷制度。那个位置是给少保的，留正除了首相头衔外，还有少保一职。

当天留正站在官员队伍里随波逐流给皇帝拜寿。仪式结束，他仍然出城，去了范村继续住僧舍。而皇宫深处也没有作出任何处理他的决定。

首相还是他。

时光继续流逝，转眼间又三个月过去。年底到了，冬至日大朝会上有个新节目，要给太上皇的妻子谢太后上尊号。这个仪式必须得由首相主持，再用副相，那是对太后的不尊重。这样，留正的田园生活终于结束，赵惇派人召他回都堂理政。

顺便说一句，同时宣布的命令里还有一条：姜特立仍任浙东副总管，但不必持诏入朝陛见了。

两宋历史里绝无仅有的一次皇帝、首相怄气，长达一百四十余天不见面，视国朝政务如儿戏的荒唐事件终于结束了。

天下舆论纷乱，说什么的都有。两位当事人倒是非常平静，留正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昂昂然、飘飘然每天上朝下班，毫无骄矜更毫无愧色；皇帝神色欢愉，面对久不见面的首相晴空朗月、纤芥不存，之前互不相让的较劲都不存在了。

这件事虽然很轰动，但在政治环境里并不罕见。世人早已见惯，只要涉及政治，什么样的怪事都可能发生。所以，赵惇是不是个神经病，并不能用这件事确诊。

看第二件事：四川军权更替。

话说南渡以来军帅林立，威猛如韩世忠、奸猾如刘光世、无耻如张俊、精忠似岳飞，到头来都只是春梦一场，十余年后全部成了过眼云烟，能留下的只是一些传说而已。相比之，唯有蜀川吴氏兄弟生前游离于主集团之外，死后仍然独霸一方。

到了赵惇时代，吴家掌权人叫吴挺。

吴挺，生于公元1138年，为吴氏兄弟里弟弟吴玠的第五子，生来智勇双全胆略过人，很早就成了蜀川吴氏的第三代首领。

他好不容易，伯父死后吴家军被赵构一分为三，父亲吴玠只得了其中一份而已。幸亏之后完颜亮南侵、雍熙北伐等大战接连而起，逼着南宋必须倚

仗吴璘、刘锜等宿将，这样蜀川的兵权才再度回到了吴氏手中。可吴玠照样过得如履薄冰。

他在蜀川掌权，他的儿子，准确地说是他的次子吴玠留在临安城里“侍奉”天子。谁都知道，这是人质。这就是临安与成都的关系，永远地、毫不懈怠地相互提防监视。

机会在公元1193年六月出现，吴玠死了，吴玠在江南，南宋皇帝只要按部就班地派人入川接收军权，就会拔掉这颗钉子。

这远比当年吴玠死、吴玠还在，而硬邦邦地收兵权好得多，一切只等赵惇一句话。奈何他偏偏就是不说，实在逼急了，他把吴玠的死亡通知扔到一边，愤怒地吼一声：“吴玠明明还活着，你们为什么骗我说他死了？！”

这句话雷倒了南宋全体朝臣，让每个人都欲哭无泪。陛下，就算您真是金口玉牙，也不能这样乱讲吧，吴玠明明死了嘛……

没死！

赵惇斩钉截铁，不可置疑地下了定论。

于是大家只好沉默。

这个时期正好是南宋史上最微妙的一段。太上皇每天只是发呆想念儿子，但是恪守风度，他绝不主动去大内探望，并且还是风度的原因，他绝不主动插手朝政；李凤娘醉心于为李氏宗族争利益，别人的死活，尤其是川娃儿的死活，她半点都不在意；首相……留正在范村的僧舍里装十三呢，装得极其投入，全部政务都扔到了一边。

整个南宋朝局居然是赵惇这个神经病患者说了算。

这创造了一个纪录，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纪录是由于赵惇坚信吴玠还活着，说什么都不派人去接收蜀川军权，于是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那边一片真空，没人能下任何军事命令；改变命运的那个人是吴玠，他是这件事的唯一受益人。

吴玠传承了他祖父吴玠的一些特征，性格早熟，生有大志，举止英武。这本是极可贵的，可是生在了吴玠的身上，就成了悲剧。

他年幼时的某天，父亲吴玠问他志向，小小年纪的吴玠昂然说道“王侯

将相宁有种乎，男儿当……”“当”的一声，他被他爹一脚踢了出去。小吴曦在地上翻滚，掉进了一个火炉里。他的脸被烧坏了，从此人们叫他“吴疤子”。这一脚踢醒了他，他再也不说那些豪言壮语了，同时也不恨他的父亲。他记住了自己的身份——人质。

人质要雄心来干什么，说出口又算是什么？！

压抑，让本来英武的心变得阴沉。人质的生涯，让吴曦对南宋皇廷没有半点的归宿感。而他的父亲突然死亡，让他焦急万分，眼看着家族基业——那些由祖父辈奋战一生才积攒下的基业就要被他人劫掠。他急，他恨，他无能为力，只能继续安静。

谁知道赵惇却偏偏让那个位置空着！

这大半年的时间，正是改变宋朝格局的关键时段。之所以关键，之所以改变了南宋的格局，是因为赵昀、赵惇这对父子之间出了大问题。

赵惇在公元1192年年初得病。这一年里他用各种借口掩饰，无论如何不去重华宫探望父亲。在年底的会庆节，也就是他父亲赵昀的生日，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达到了一个让全体国民都无法容忍的程度。

他说自己病得太重，实在没法出宫，太上皇也体谅到这一点，告诉他不必勉强。可是三天之前，他能和老婆一起喝酒庆祝他儿子嘉王的生日，此后的一天，他又驾临经筵，和士大夫、儒生一起研讨学问。这是病得太重，没法出宫？！

不孝到这种地步，堪称冷血忤逆。

这样搞的后果很严重，比打了败仗割地赔款还让南宋臣民受不了。这时没人再有兴致劝他什么了，而是公开威胁他。

“……人心益弛，主势益轻。如有奸险之人乘机生事，则中外之情不通，威信之柄可移。即使擅传谕旨，恐怕也无从深察，或放散仪卫，或隔退臣僚，或间谍宫闱，或激怒军旅，恐陛下孤立，外延无以效忠。”

赵惇很难得地听了进去。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三次朝见重华宫，让年老的父亲、天下的臣民们都欣慰了一下。

因为最后一次是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夏历正月初一，所以，